

十八家佳作集

滹沱河夜戰

碧野等著



啟明書局印行

八十家佳作集之六
滹沱河夜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出	標	者	新	流	書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四	馬	路
			中	市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猙獰，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刹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相同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回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淪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聲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廢墟中，在消滅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遺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七年——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水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姜半車，麥糟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價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各文的先後，內容是破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重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等特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一九四四年六月。

滄沱河夜戰

八〇家佳集六

目次

三個		(六〇二)	周文
募捐		(六一四)	碧野
滄沱河夜戰		(六一九)	碧野
關餉		(六二七)	宋越
滿洲瑣記		(六三二)	戴辛萬
暗黑的一角		(六四〇)	金山城
糖羹		(六四五)	香菲
犯		(六五三)	葛琴
迷茫		(六七八)	蘆焚
劉粹剛之死		(六八六)	蕭乾
生人妻		(六九七)	羅淑

五十一 三個

周文

玉方又拈一小塊黑色的棗泥，擱在左手裏的捏成盆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尺來長的圓滑木棍「桿」成一塊餅，擺在旁邊第三行第十塊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張開嘴打一個呵欠。立刻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右手拍做拳頭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着對面的華光。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五尺寬一丈長的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沉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五尺見方的窗框，窗上緣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肢肢拖得長的蟬聲，在隨着閃動。他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沉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皺皺眉頭，就把臉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睨。阿元也沉默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棗泥」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在往下垂，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就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璃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但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下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一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上紅字去。他的臉子現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於是立刻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眼光一碰着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大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沒有，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立刻覺得額角在濕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便用袖子擦了額角，長長地嘆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因為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

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擱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擱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嘴開嘴笑了，很當心地伸一個指頭到紅盤子去，想抹在他臉上。但他剛剛站起，街上的一種聲音忽然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象棋盤似的方格的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臨街的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楚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車號聲，漸漸聲音更大更尖，是馬號的聲音。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底大達大達——……」

「嚇，嚇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方格紙窗走去，把眼睛貼近那粘有黑紙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腳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睜張地左看看，右看看。

華光立刻拾起臉，喊道：

「喂，玉方別攔攔！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呀！」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着眉頭喊道，立刻他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

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便趕快掉回臉來喊道：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泥」木戳，一面就要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道：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身，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眨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擰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棹邊，才發話道：

「哼，在看甚麼！過軍隊，有甚麼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吃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臺坭盤子裏拈出一塊臺坭來了：「你看，你們弄的臺坭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瞪得圓圓的眼珠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看着自己手上的麵團。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神氣。手拿着棍子——「桿」——又是一塊餅子。

玉方老覺得背上揸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葱味的鼻氣。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鸞，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在餅子上。但眼皮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揉眼睛，竭力地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縛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却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瞪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慢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過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嘟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

却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瞪一下眼睛，伸手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道：

「快點吧！」

老板又慢慢地走了過去。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上掉上了，彈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着頭，加快了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個又一個的印着餅子。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天晚上雖然熬夜，但你今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感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只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

玉方立刻很悻悻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却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喊道。「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王方立刻又嚙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立刻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唉！」

王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便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來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白色的榆草，他便拈起來擱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王方。

王方便向他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王方一同傳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看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怒的跳起來。

阿元擱下木戳在紅盤子裏，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王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送進來的那吱——吱吱吱——的蟬聲。

道：

華光看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張開嘴打一個呵欠，一面說道：

「唉，天氣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够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靠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太陽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響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立刻放下木戳，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搔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背上一拳，說道：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賣東西的罷！」

阿元沒應聲，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背上一定又是死釘着兩隻眼睛，那種帶着忌妒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嘩，又來啦！」他咕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恨恨地就給那麵團一拳，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一隻手掌一提，立刻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的那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把「桿」好的一塊餅放在旁邊。華光也一面「桿」着餅，一面憤憤地說道：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正要摺好的餅憤憤地打在案棹上，拍的一聲。於是他就立刻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憬的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頰鬍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張開嘴嘆一口氣，就把那塊「桿」好放在旁邊。他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地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着，好像要瞌睡似的。他看看華光背的窗框，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反射上來的黃光映得灰黃黃地，掛在窗上緣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沈默又襲在他心上來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個呵欠，嘴巴張得大大的。隨即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看他。

「月兒彎彎照樓台，

打個呵嚕瞌睡來，

「瞋睡虫闌上床來，

「瞋睡虫闌上床來，

「瞋睡虫闌上床來，

「瞋睡虫闌上床來，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地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去。接着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為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却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脹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打盪仗！」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趕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瞪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輕地埋怨道：

「看嘛唱，唱得好于我屁事，倒說是我！我說不唱不唱你總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說道：

「好好，對不住，對不住。」

「華光」老板還在下面吼道：「你當心，下回再給你說！」

華光憤憤地掉過半面臉去說道：

「又不是我」

天井裏已沒有了聲音。

「媽的，你告！」王方忽然憤怒了，鄙夷地看了華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老板頂多罵我一頓，但是你——」

「怎麼？」華光憤憤地瞪着兩眼看着他。

王方只是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頭捏起麵團來。

於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聽見各人很粗的呼吸聲。

阿元走上梯子來了，臉晒得紅紅的，汗水珠數不清地在額上鼻尖上冒了出來，身上穿的一短汗衣，也給汗水浸濕成一

片。他一到樓口，便喘着氣說道：

「哎呀，好疲倦！媽的，我道叫我甚麼事！是叫我去同一個伙子抬糖！媽的好熱！」他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水珠。「那東西

重得要命。」他張開口就打一個呵欠。「一連抬他媽幾趟。」他說到這裏，忽然詫異得張開嘴巴了，詫異地看着面前這忽然

善薩似的不說話的兩個。他看看華光的臉，又看看王方的臉。但他自己覺得兩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來。於是不再說

話，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後的茶几，揹着一把破芭蕉扇，長長地喘一口氣。

好一會兒，大概又做了六七塊餅的工夫。

王方漸漸覺得大家這麼煩着，很悶氣起來了。「剛才的唱，當然是我的不對，我怎麼怪他呢？」他這麼不安地想，就抬起

臉來，希望和華光的眼光碰觸，順便笑一笑，大家又可以仍然談起話來，衝破這悶人的沉默。但一看，華光却仍然埋着頭，兩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了。他再看看，華光仍然埋着頭。他想：「媽的，尤甚麼神氣呀！老搭着師哥架子！」他就憤憤的把臉掉開，但

他立刻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因為他看見坐在案頭的阿元靠着背後的茶几就睡着了，兩眼半閉住，嘴巴大張開，額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釘着幾十粒汗水，手上還捏着破芭蕉扇。

「媽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說道。「還有這許多麵團呢！」他忽然伸兩個指頭到紅盤子裏去了，蘸了紅起來。

「喂，你又這樣！」華光趕快說道。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張開嘴的上面畫上一個紅八字鬚。阿元立刻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了一聲，臉轉動了一下，同時舉起破芭蕉扇來在嘴邊搥一搥，但立刻又停住。

「嚇，你真是！」華光又說道。

玉方偏不看他，隨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了一塊紅。阿元又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起來了，臉轉動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搖一搖，同時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一塊紅和嘴上的八字鬚都給揉成一片糊，這才給了大家一個很開心的暢笑。玉方得趕快伸手遮着嘴，華光笑得前仰後合，兩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樓下喊起來了。

玉方和華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來啦！」阿元從一中就答應出來，立刻張大一對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兩個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趕快偏偏倒倒地離開坐位，向樓下跑去。玉方這才好像忽然驚醒了，兩眼發直，趕快起身追到樓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經在天井邊了，仰起那紅鼻子紅嘴巴的臉說道：「等一息，我就來的。」邊說就邊轉身走。

「喂喂，你的——」玉方搶着說。

阿元已跌跌撞撞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緊了起來，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豎。

「看嘛，我叫你別弄別弄！」華光也皺着眉頭埋怨地說道。

玉方的心都握緊起來了。但立刻就聽見老板樓下吼道。

「阿元！你還在幹甚麼的！」

「甚麼？是阿元的聲音。」

「哼，甚麼！你拿鏡子自己照照看！你這在發瘋啦！跳神啦！」接着就是一個巴掌聲——拍！

玉方簡直發昏了。他兩手抓住樓門口的門框，不知道怎麼是好。接着樓下又是「拍」的一聲。

「看嘛，老板一問，你又要拖累我的！」華光埋怨地說道。

玉方好像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這算甚麼！哼，累了我！我去承擔了就是！」他剛剛走到天井邊的門口邊的時候，他忽然一楞地停住脚步了。因為他忽然看見櫃房外正站着四五個街鄰人在那兒哄笑着，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氣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猶豫着：「是出去的好呢？還是不出去的好？」

「你說呀！」老板瞪着一對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臉上這些紅是怎麼塗的呢？好玩麼？你不想想這些紅是要錢買的麼？拿了我這些錢買來的東西來尋開心！」這捏起拳頭來凸出中指就在阿元的光頭上鑿幾個果鑿。

阿元哭喪着臉，咬住牙，兩手捧着自己的頭，躲着果鑿只是向後退。

「你臉上這些紅，是那個給你弄上的？是你……你想變鬼了麼？」老板又逼進一步喝道。

阿元兩眼滾動着淚水，殭了。「是玉方呢，還是華光？」他着急地想。「不行，說了他不是更糟麼？是會問出我的睡覺來的！」

「你傻了麼！怎麼不說話？」

玉方又猶豫起來了，他站在門框後邊，全身都出了汗：「不行，我得出去承認！」但他剛剛一動，却看見阿元的嘴唇顫顫地說起來了。

「那是我自己抹上的，因為印紅的時候，紅漿滿我一手。」

玉方於是立刻又退回了，感到一陣輕鬆，但也感到一陣內疚，非常高興而又非常痛苦地望着阿元那直直的身體。不知道自己應該對他怎樣才好。

「哼，自己抹上的！」老板喝道。「去，去洗乾淨來，我再給你說！」

阿元剛剛一走進門，玉方便一把將他的手拉住，趕快伸手就去摸他頭上打紅了的地方。

（作家第一卷第一期）